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雪樓集卷十　　　元　程文海　撰

奏議存稾

吏治五事

取會江南仕籍

昨者欽奉聖旨許令江南曾有官人齎告勅赴省換授此最良法姦臣賣弄遂至顛倒求仕者憑外省之咨而外省貪饕尤其可畏有錢者無告勅可以得咨無錢者

有告勑却不得咨求仕之人有賣家喪業而卒不沾一命者亦有全無根脚大錢計㑹白身而一旦受宣命者亦有外省等官將空頭咨示旋來内省尋趂有錢人員書填姓名亦有内省官吏通同作計公行添插人員又有一等潑皮歹人置局京師計㑹保官誣冩根脚保明而得官者吏治之弊至此已極今省府欲行考究似覺費力今有捷法可以永除病根欲乞選清強通曉官員無論南北每省差兩員前去同本道按察司取㑹江南

州縣城郭鄉村鄰甲保明詣實元在亡宋有官人員姓名一槩置籍明書本人鄉貫三代及入仕根脚齎擎前來省部以憑照勘遇有求仕人員一閱而知真偽極為便當仍與申飭外省遇有求仕者合與行下本郡令鄉都鄰甲保明本人是何出身即量輕重咨來不許邀阻其有外省官吏遷調人難許令求仕人赴御史行臺及按察司論訴庶幾公私兩得便當籍成之後却與商略白身人求仕格式行下江南

通南北之選

聖主混一車書無愛南北故北南之人皆得入仕惜乎北方之賢者間有視江南為孤遠而有不屑就之意故仕於南者除行省宣慰按察諸大衙門出自聖斷選擇而使其餘郡縣官屬指缺願去者半為販繒屠狗之流貪汙狼藉之輩南方之賢者列姓名於新附而冒不識體例之譏故北方州縣並無南方人士且南方歸附已七八年是何體例難識如此欲乞令省部刷具北南府

州司縣官員脚色叅對今後北南選房流轉定奪若以南人為未識體例則乞於北方州郡每處且與叅用一二人一任回日却與通行定奪其北人注南鈌而不赴者重與罪過庶幾吏稱民安可以上副聖主兼愛南北之意

置考功歷

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未得其要莫可致詰欲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掾等各給

出身印紙歷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罪保明書其歷任月日在任功過于後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而知考核得實庶無僥倖

置貪贓籍

國朝内有御史臺外有行臺按察司其所以關防貪官汙吏者可謂嚴矣而貪汙狼藉者往往而是何也葢其弊在於以徵贓為急務於按劾則具文故今日斥罷於

東明日擢用於西隨仆隨起此棄彼用多方計置反得美官相師成風愈無忌憚欲乞省臺一體應内外諸路官員有以貪贓罷者置籍稽考未許收用其吏人犯贓者重置于法永不叙用内外一體照應庶幾官吏知所警戒

給江南官吏俸錢

仕者有禄古今定法無禄而欲責之以廉難矣江南州縣官吏自至元十七年以來並不曾支給俸錢真是明

白放令喫人肚皮椎剥百姓欲乞自今並與支給各官合得俸錢其有貪贓者重罪不恕人自無辭

民間利病

江南買賣微細宜許用銅錢或多置零鈔

竊惟江南小民多而用錢細初歸附時許用銅錢當時每鈔一貫準銅錢四貫自銅錢不用每鈔一貫所直物件比歸附時不及十分之二在前上司指揮官收銅錢有私藏者坐以重罪其拘收到官者必多或民間尚有

窖藏亦難盡知計江南銅錢比故宋時雖或鎔廢其到官者寧無十分之五在民者寧無十分之一若盡發在官之錢使民間以鈔一貫就官買錢若干添貼使用其有民間窖藏未入官者立限出首納官免罪如限外不首私自發掘行用許鄰右主首諸色人捕告驗實坐以元罪有誣告者亦反坐之試行一二年如公私果便永遠行用如其不便然後再禁公私亦無所損如不復用銅錢更宜增造小鈔比來物貴正緣小鈔稀少謂如初

時直三五分物遂增為一錢一物長價百物隨例省府雖有小鈔發下而州郡庫官不以便民為心往往憚小勞而不領取提調官亦置不問於是小經紀者盡廢民日困而鈔日虛宜令增造小鈔數倍常年分降江南州郡特便細民博易亦利民重鈔之一端也

軍人作過甚者責其主將仍重各路達嚕噶齊之權

各路管民官與管軍官不相統一軍卒肆凶小民受害

管軍官不肯問而管民官不敢問又甚則如臨江之兵揮刃以擬總府吉州之兵奮拳以歐府官此風何可浸長國家置達嚕噶齊本令兼管軍民江南諸路達魯花赤固多失職亦緣地遠軍驕故不能制宜特降旨今後諸處經過屯戍軍兵敢於民間剽奪姦汙者本路達嚕噶齊即將犯人凖法處斷如漏失本人姓名具管軍官姓名呈省自其牌子頭至百戶定罪有差若十人以上同罪罪其主將事體重者奏裁似望每翼頭目各務鈐

束其下不致生事軍民相安遠方幸甚

百姓藏軍器者死而劫盜止杖百單七故盜日

滋宜與藏軍器同罪

盜之害民劫盜為甚劫盜不已羣盜生焉故自古立法

劫盜必死江南比年殺人放火者所在有之被害之家

纔行告發巡尉吏卒名為體覆而被害之家及其鄰右

先已騷然及付有司則主吏又教以轉攤平民坐展歲

月幸而成罪又不過杖一百七而枝蔓逮捕平人之死

獄中者乃十四五況刼盜幸免必圖報復而告發之家無遺種矣被賊刼者誰敢告發盜勢日張其禍何可勝言夫諸藏兵器者處死況以兵器行刼而罪乃止於杖此何理也故盜無所畏黨日以多今後强盜持軍器刼人財物贓證明白只以藏軍器論罪郡府以便宜從事並免待報庶使凶人警畏平民安帖其於治勢實非小補

江南和買物件及造作官船等事不問所出地

面一切遍行合屬處處擾害合令揀出産地面行下

凡物各有所出所聚處非其處而謾求如縁木求魚鑿冰求火無益國家徒擾百姓如紵絲邵緯木棉紅花赤藤桐油鰾膠等物非處處皆出家家俱有者也而行省每遇和買不問出産在何地面件件都是遍行合屬其各道宣慰司承行省文字如此亦遍行合屬總管府總管府又遍行合屬司縣遂使江南百姓因遍行二字處

處受害及申到和買諸物又行移體覆今日體覆明日
體覆動輒半年一年及上司放支價錢官吏通同不復
給散於民虚寫收管粘入卷中以備照刷公私俱弊欲
令省家先計必合和買物件某物出於何處聚於何處
采之公論置簿籍記如在江東止行下江東在兩浙則
止行下兩浙量逺近立限期仍令本處宣慰司止行下
所出所聚去處委廉幹正官一員依時給價於係官錢
内即行放支結保申呈如後經手官吏作弊事發欽依

至元十九年聖旨條畫盜官財物罪犯追斷又造船一事其弊與前略同自至元十八年至今打造海船糧船哨船行省文字並不問某處有板木某處無板木某處近河採伐利便又有船匠某處在深山採伐不便又無船匠但槩驗各道戶計敷派船數遍行合屬宣慰司宣慰司仍前遍行合屬總管府以江東一道言之溧陽廣德等路亦就建康打造信州鉛山等處亦就饒州打造勾喚丁夫遠者五六百里近者三二百里離家遠役辛

苦萬狀凍死病死不知其幾又無木植或在深山窮谷去水甚遠用人扛擡過三五十里山嶺不能到河官司又加箠楚所以至元二十一年寧國路旌德縣民余社等因而作閙亦可鑒也又所用木植鐵炭麻灰桐油等物官司只是樁配民户民户窘急直一錢物一兩買納處處一例不問有無其造成船隻並係倉卒應辦元不牢固隨手破壞或致誤事宜令今後凡是海船止於沿海州郡如建德富陽等處打造粮船哨船止於江西湖

南湖北等處打造仍乞照故宋時打造官船體例差官領錢與河海船匠議價打造每人顧造若干船隻領若干錢寫立文書須管十分堅牢如有違約追罰價錢依法治罪所委官在彼守待了畢交領回還則民戶無遠役之費匠戶無差役之苦官吏無催督之勞或有欺盜發覺照依盜官財物例追斷公私兩便而所造船隻亦可為長久之用

江南諸色課程多虛額妄增宜與蠲減

江南茶鹽酒醋等稅近來節次增添比初歸附時十倍以上今又逐季增添正緣一等管課程官虛添課額以諂上司其實利則大槩入已虛額則長掛欠籍姑以酒課言之自前日有司陞增酒課每米一石收息鈔十兩而江南糯米及所用麴糵等工本通僅七兩以七兩工本而官先收十兩和息寧有此理所以杭州建康城裏酒價不半月間每瓶驟增起二伯文其他可類推也前來欽奉聖旨諸色課程從實恢辦既許從實豈可虛

增除節次累增課額實數及有續次虛增數目特與查照並行蠲減從實恢辦庶將來不致陷失歲課亦不致重困民力

建昌路分小於撫州而雜造段疋三倍撫州工役太不均宜只依撫州例諸處凡似此不均者比附施行

竊惟建昌雖名一路而在宋時止稱為軍宋初本是撫州屬縣兩處民戶物産大不相侔況建昌四縣近又割

出管內南豐一縣以為州事力小弱甚矣今江西却令建昌路安機一百張每年造生熟段匹二千二百五十段而鄰近撫州路止安機二十五張建昌何重撫州何輕撫建甚近土性亦同非建昌獨宜織造也緣建昌曾有一路官刻下民媚上司妄添數額遂不可減作俑有自流毒無窮本郡不堪其憂臣昔家此實所備知如令比附撫州體例特與末減似望公私易為趂辦段匹又加精好而本路之民少得一分之寛然此特建昌一路

與織造一事也其他路分及工匠等事似此不均者亦乞令各處有司比附上項事理施行生民幸甚

江南官吏家遠俸薄又不能皆有職田不能自贍故多貪殘宜於係官田地撥與職田

江南官吏多是北人萬里攜家鈔虛俸薄若不漁取何以自贍中前曾令依腹裏郡縣體例各各給與職田而行省行下必令於荒閑田地内摽撥夫江南州郡安得處處皆有荒閑田地只為此語糊塗浮汎得職田者遂

無幾人轉見窘迫恣意貪殘今欲與一一添俸則貴鈔愈多虛鈔愈甚莫惟職田之為便也宜令行省徧下諸道諸路郡縣凡各處係官田土即撥與各官充合得職田比腹裏體例毋令減少使潔已守職者既免飢寒之憂其病民蠹國者自甘懲汰之罰如此然後治平可冀也

議安南

九月二十日錫哩瑪勒承旨達實密官人及樞密院衆官

等傳奉聖旨令臣等議安南國事欽奉如比臣等議得
自古帝王招來海外諸蕃小國率以恩信羈縻使之稱
臣奉幣而已難於一一責備安南臣屬日久蕞爾小夷
安敢與我抗敵但以大兵猝入其境愚妄失措遂至弄
兵以正理論之宜加誅討但彼生靈無辜可為哀閔兼
安南奉貢近三十年一旦滅之恐海外諸蕃不知底裏
聞之震駭有虧聖朝柔遠之意況比年用兵占城沿海
州縣百姓勞動今安南既自知罪願增歲幣聖度天寛

宜亦包容但彼中未嘗遣使請命遽以朝命許之恐輕
國體宜令行省移文安南開示聖上寛大之意令彼遣
使奉表謝罪齎所增十分歲幣入貢彼若不來徒以虚
辭疑貳我師然後加兵亦未為晩臣等愚見如此伏取
聖裁

學校

臣聞國於天地必需才以為用而人才之盛非自盛也
全在國家教育之勤其衰也反是參之歴代可考也國

家自中統建元以來中外臣僚亦時聞表表偉傑者皆自往時故老宿儒薰陶浸灌而然歷時既久以次淪謝邇來晨星寥寥無幾何矣臣不知更十餘年後人物當何如其瑣瑣也而主國論者恬不知怪視學校為不急謂詩書為無用不知人才盛衰張本於此葢嘗有旨行貢舉求好秀才上意非不諄切而妄人輒陰沮之應故事而集議凡幾作輟矣然則無怪乎選任之非才政治之不理也今已至此後當若何臣愚欲望陛下明詔有

司重學校之事慎師儒之選京師首善之地尤當興建國學選一時名流為國人矜式優以餼廩隆以禮貌庶四方觀感有所興起外而名都大邑教官有缺不但循常例取庸人而已必使廷臣推擇可以為人表儀者條具聞奏令有禄可養而不置職比親民而加優視教化之廢興為考第之殿最其諸生有經明行修者特與蠲免賦役依已降詔旨施行似望國家教育有方多士鼓舞不倦他日隨取隨足無臨事乏材之歎天下幸甚伏

取聖裁

好人

臣謹奏臣聞治天下者必盡天下之才故曰立賢無方曰旁招俊乂若限以方所徵以技藝雖曰用人猶無人也國家既已混一江南南北人才所宜參用而環視中外何寥寥也豈以其疎遠而遂鄙之歟此羣臣之私意非陛下至公之度也臣何以知之臣往在江南屢聞明詔一則曰求好秀才二則曰求好秀才而以好秀才致

之陛下者幾何人江南非無士也亦非陛下不喜士也是羣臣負陛下也且陛下遣使江南丁寧之曰求好人夫所謂好人者大而可以用於時細而可以驗於事葢無所不該矣而凡出使者皆昧陋愚淺不達聖見之高明止以卜相符藥工伎為好人之尤此何謂也不惟不達聖見且使遠方有識之士或以淺窺朝廷臣竊恥之臣之愚陋雖未足以為好人然世所謂好人者儻無則已有則臣必識之江南百餘州縣之廣袤數百餘年之

涵養豈無一二表表當世不負陛下任使者臣奉命而往布宣德意庶幾遇之如得其人以驗臣言則望陛下先試以一職任事使之自卑而高自難而易小有益則小進之大有功則大用之磨以歲月自見能否且陛下如用若人則不但愚臣得舉所知而已他時奉命出使者皆知陛下德意將見異人輩出不遠數千里為朝廷用得人之盛視古無愧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聖旨

公選

臣某謹奏臣於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欽奉聖旨節該慇省得的勾當説者官人每好的歹的説者欽奉如此臣竊惟國家自平江南以來内而省部察院等衙門外而行省行院宣慰司總管府州縣官並皆參用南人惟御史臺行臺按察司獨不用南人臣不知其説也夫南北人情風俗地里各各不同若欲諳悉各處利害須是參用各處人員況江南自歸附以來已十餘年而

偏遠險惡去處盜賊時時竊發雖官吏貪殘所致亦緣行臺按察諸司耳目不及每年察司官名曰巡按其實何曾徧歷止於安静地分遷延翺翔聞有小警即行退避至於偏遠險惡去處曠數年不敢一到其間小民被官吏苛虐無所告訴激而為盜官吏反欲因此有所虜掠每有一二人竊盜便稱某郡某縣一同作歹上司聞此欣然出兵子女玉帛恣其所欲真盜何嘗捕得而無辜一切受禍朝廷於江南設行臺按察正欲察訪利病

果得其人何至如此非惟官不得人亦緣南北事體不同所用皆北人而無南人故不能諳悉各處利害如舟車之於水陸不能易地以為功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御史行臺自中丞以下隨路按察司自察使以下並合公選南方曉事耆舊及清望有風力人員每路或一或二不定員數與北方官員同共講論區畫庶幾諳悉江南事體用知遠人情偽內臺侍御史至監察御史等官亦合參用一二南官以備采訪不勝生民之幸謹

錄奏聞如蒙采擇乞送中書省召耆老大臣集議施行伏取聖裁

論時相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知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昔漢文帝以決獄錢穀問之丞相周勃不能對陳平對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

内親附百姓觀其所言可謂知宰相之職矣今權姦用事立尚書省以鈎考錢穀剥割生民為務所委任者率皆貪饕徼利之徒四方盜賊竊發良以此也臣竊以為清尚書之政損行省之權罷言利之官行恤民之典於國為便謹冒昧以聞伏取聖旨

論行省

竊謂省者古來宮禁之别名宰相常議事其中故後來宰相治事之地謂之省今天下疎遠去處亦列置行省

此何義也當初只為巴延丞相等帶省中相銜出平江南因借此名以鎮壓遠地止是權宜之制今江南平定已十五餘年尚自因循不改名稱太過威權太重凡去行省者皆以宰相自負驕倨縱横無敢誰何所以容易生諸姦弊錢粮羡溢則百端欺隱如同已物盜賊生發則各保界分不相接應甚而把握兵權伸縮由已然則有省何益無省何損又其地長短不均江淮一省管兩淮兩浙江東延袤萬里都是繁劇要會去處而他省有

所不及其五分之一如此偏枯難爲永制今欲正名分省冗官宜罷諸處行省立宣撫司一浙東西二江東西三淮東西四福建五廣東西六湖南北自江淮以南止幷爲六箇宣撫司其爲宣撫使者許帶舊日相銜外如諸道宣慰司今日止是過道衙門有無不加損益宜盡行革罷歸其權於宣撫司凡舊日行省宣慰司職事皆於宣撫司責辦其江淮諸道軍馬分立六箇元帥府但是有宣撫司處便有一箇元帥府管諸萬戶以下軍官

專一討滅盜賊如此軍民之事有何乖誤何必令外面權臣借大名分竊大威權以恣横於東南哉元末各省專恣不相救援以底于亡大明革省立布政司與公言相合云

議災異

中書省臣欽奉聖旨以恒暘暴風星芒之變同御史臺集賢翰林院會議者竊惟事有本末政有後先今特摭其本與先者言之其略有五一曰敬天二曰尊祖三曰清心四曰持體五曰更化具列于後

一敬天

天育萬物不能自理乃立之君以主之故君者所以代天育物也惟明君能知天監在上赫赫甚邇凡一語動一政令罔不兢兢業業思合天則期當天心若論官則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不敢秉一時之喜怒而輕予奪之也若論刑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不敢因一時之喜怒而出入之也凡事如此謹守勿失於是陰陽和風雨時而萬物育天

相之也乃若政令之或爽天必出災異以儆之而儆之者所以仁愛人君欲其久安長治而萬物得其育也故明君遇此則必省躬以知懼昭德而塞違誠格政修天意乃得於是災變弭而和氣復矣故雖堯湯之世不能無水旱而卒以無害者堯湯用此道也

一尊祖

自古帝王創建國家無不自艱難而得之而傳之

子孫猶菑畬者之望播穫作室者之待堂構也夫固不易哉我太祖皇帝起自朔方身歷百戰收附諸國惡衣菲食櫛風沐雨何如其辛勤也世祖皇帝親歷行陣心籌計畫恭儉敬畏以有天下混一南北何如其辛勤也主上以仁明天縱之聖紹膺景命益當以此存心思祖宗開基建業之不易而遇是儆也固益兢兢業業用一財則必曰此民力也自祖宗艱難而得之也豈可輕用官一人則必

曰此國柄也自祖宗艱難而致之也豈可輕與動靜整勅每事如此則百司自然供職庶政自然脩舉祖宗在天之靈必皆懽悅而天佑響荅福禄日臻邦基益固矣

一清心

心者一身之主而萬事之本也夫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手之於執足之於履皆惟心之所使心得其正則接物臨事之際視聽言動皆得其

正而無有繆誤乖戾之患況四海之廣萬幾之微皆仰治于一人而一人之所仰者非惟心乎益水必止乃可以涵物像鏡必明乃可以別妍醜故帝王貴清心清者静一不遷之謂也若聲色之娛飲宴之樂所不能無尤當節適使不至撓吾心之清心清則四海之廣無不燭萬幾之微無不察光明洞徹不言而信讒諛不得施邪偽不敢前百官有司各安其職無有撓格之患則法制流行紀綱振

舉災變息而天下治矣語曰本立而道生故帝王以清心為本實總攬權綱之要道也

一持體

事莫不有體體者得其要之謂爾人君任宰輔以馭百官守法度以信萬民斯其體也若乃任一小官罰一小過有司之事耳而人君親之則有司懼矣夫上下正政令壹賦斂以時用度有節賞罰必信此天下之守也而朝行夕改守無所止則臣下

恐懼皆思為已而怠其所職殃害及民怨讟不免而或召災異故為君之道在乎持大體先有司裁制予奪必信必一則雍熙之治可坐而致何災異之有哉

一更化

傳有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今有司所甚患者曰財用不足曰選法撓亂曰官府不治三者而已改弦更張

此其時也盍亦思其所由乎財用不足豈非所入者有限所出者無窮與選法撓亂豈非賢不肖混淆越格者多而非格者不少與官府不治豈非賞罰不明而名節素不勵與宜敕有司詳校一歲錢穀所入幾何所出幾何若所出皆為當出則財之不足將無法可理若猶有不當出而可以已者如不急之營繕無名之賜予據其名件一一皆止之則財用必足矣又詳校銓選除合格外越格與非格

者幾何任迴量其根脚功過定奪仍原其所由跡轍一禁絶之則選法必行矣官府之制上下内外相維相資各有條理果皆得人何有不治然人材不齊善惡必有故賞罰立焉若善者當賞而不賞惡者當罰而不罰則善者變而為惡而惡者狃而益甚又如犯至不叙大罪也而或巧圖復用老病謝事常理也或戀不忍去至有貪欺害民善於自蔽不即敗露上官不以審風憲不以察因習成風

不知有恥治何由興宜嚴敕省臺公賞罰厲名節由京朝始則官府自治矣凡此三者更化之大略也三者果更民力必紓人材必多祥瑞必集國勢必隆然非更之之難行之之難也非行之難守之之難也惟聖天子以敬天尊祖清心之德守而行之又何難哉

銅錢

鑄金為幣起於上古至周太公立九府圜法於是有貨

泉之名泉即銅錢也歷代相循以為國寶雖形制增損
互有差殊然自周以來上下二千年有國家者未嘗一
日廢棄蓋金銀雖可貴非民間皆有之物惟銅錢不貴
不賤為諸貨之母可以流布通行以此名之為泉言如
泉流不竭也多者藏蓄為業雖遭水火亦無所傷貧者
手持一錢入市亦可得一錢之物所以上下同寶古今
通行今國家雖以寶鈔為幣未嘗不以銅錢貫百為數
然則鈔乃錢之子錢乃鈔之母也子母相權乃可經久

實廢其母而虛用其子所以鈔愈多而物愈貴也民間
為見公家不用銅錢所在凡有窖藏錢寶之家往往衷
私立價販賣與下海商船及爐冶之家銷鑄什器遂使
歷代寶貨翻為民間所私兼自古有國家者皆因仍歷
代見有之錢行用如五銖半兩開元通寶之類乃漢唐
以來舊錢今縱以鑄錢事重費多未議舉行亦合收拾
民間見有銅錢量宜立價官為收買見數與寶鈔相權
並行庶使利權歸一不啟僥倖之心其於鈔法亦有補

益又無即目行用庫皆以平準為名以官倒金銀與寶
鈔相準立價故也今既開禁民間金銀價愈騰踴若不
收拾銅錢為鈔之平準誠恐將來日久弊深猝難整治
愚見如此取自集議聞奏施行

乾隆御覽之寶

雪樓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雪樓集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鄒貽詩

雪樓集卷十一

元 程文海 撰

記

遠齋記

余來京師十年始築室室之東偏敞一齋為游息之所名曰遠客疑焉解之曰余生長東南望燕山在天上四海一家得以薄技出入周衛違親數千里非遠乎余之始至也僂于南城之南凡八遷而宅于兹國中闤闠之

地余不得有乃僻在城隅距舊棲又一舍而羸非遠乎
客何疑客曰子之言則然大鵬九萬里一息二城相望
咫尺日三數往復腹猶果然白雲舍雖數千里外以志
養志如在膝下子以為遠未之思也客去遂記于齋壁
至元二十四年夏五甲寅廣平程某記

諸公題詠附

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親舍乃數千
里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

廷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遠齋所為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於君親也一以朝夕左右為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既從公覲光于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為是言也或曰近多懼遠多譽人所樂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

以知公之心吳澄書

遠齋銘　閻復　子靜

吾友鉅夫自洪之燕有宅一區有田一廛舉頭見日尺五去天以遠名齋義或不然彼美鉅夫學爲通儒秉內相權乘御史車慶流千載道濟八區由是言之不亦遠乎

張仲默必葺軒記

汴張君仲默官淮南扁所寓曰必葺而謁記於余余曰

子何茸之皇皇哉富人之居崇閈屹墻雄柱脩梁疏疏
晝寤沉沉夜堂故不俟棟撓榱崩藩拔級夷始求匠氏
之方今子無屋屋於官而歸厥直之當游目環堵塗塈
眯眶昂首上覆茅茨壓吭簷頹木蠹土洳草荒壁裂暑
而漏日尾破寒而受霜驟雨飛下顛風走旁偶客寄乎
邃廬茸不茸其何傷仲默曰不然吾知茸吾居而已而
葺之為官乎為私乎吾暇計乎哉今夫鳦之巢于誰氏
之家也春而來秋而歸未始有定之也然有烏衣者頡

頎于飛言采其泥言壘其棲雌雄偶居子孫焉以肥何嘗曰此王謝堂也烏用是脩之治之哉古之人有世一葺者矣厥考作室厥子肯堂是也有歲一葺者矣亟其乗屋其始播百穀是也有時時焉葺之者矣一日必葺其墻屋是也彼皆有為而葺也若夫吾之葺也何所為何所為椽桷之腐焉者鮮之磚甓之缺焉者填之垣翰之脆焉者堅之隙壞之莽焉者軒之吾知葺吾居而已而葺之為官乎為私乎吾暇計乎哉余聞而賢之曰噫

天下事當葺者何限有得其説而推之者縣葺于而縣郡葺于而郡朝葺于而朝欲無興滯補廢得乎則又勉之曰人生天地間百年一蘧廬耳謂蘧廬而不脩之治之物欲之不除氣質之不改棄安宅於漂揺委廣居於蕩析則所以與天地相為不朽者烏在此獨非葺之大者耶仲默聞余言躍然曰吾知葺吾外公獨敎我葺吾內葺吾外一日而必葺葺吾內終食造次顛沛而必葺外且不可不葺而况内乎哉余嘉仲默之葺有大於墻

屋者也次第其説以為之記

沖虚通妙先生王君祠堂記

至元壬辰春將奉母喪歸于兆雞草穿壙畚土輦石事嚴積雨泥潦大懼弗克葬徧走山川家君曰此邦有王侍宸人謂司隂晴柄冰淵鄧主簿寔嗣其法有禱輒應盍求諸二月甲子朔往叩焉猶隂晦雨垂垂欲下已而雲破日漏午大霽自是再旬不雨至甲申掩壙已乃雨竟月余歎曰異哉一日主簿君來謂余曰侍宸道法能

呼吸為風雨在宋嘗被遇徽高二朝没而邦人事之如生歲己丑旱禱而雨辛卯旱又禱而雨祠在天慶觀廡下卑褻弗稱今即其昔所寓地于觀之左而改祠焉所以報也徵余文為記余寓盱末二十年客外之日十九不能悉盱故實獨識君久知君為侍從家賢子弟又因君知侍宸為此邦人所嚴事且於余之有禱也其應如響是可記也侍宸事迹具實録主簿君名桂孫字芳遠自號冰澗道人至元壬辰四月既望程某記

此君軒記

古之爵五等而有土有民者曰君非有土有民而蒙是號必其德有可尚者也人而能是亦希矣竹物也而何以得此稱於子猷哉竹之德固可尚心虚而神清貫四時而不改也晉人尚雅趣頗以不事事為清虚吁比德於竹者如斯而已乎吾至官借宅於人而植竹於西軒之外復借子猷所以號竹者名吾軒吁吾軒借於人也軒之名借於人也皆非吾所自有也獨所以如竹者非

可借於人而意子猷或未之知然則子猷之君此君亦借耳借歟非歟是未可知也吾將問之此君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記

寧德縣重脩學記

福州舊領縣十有二二百年來士學為東南最寧德較他縣若弗及雖然此以科舉之士言也初無與乎人才之實閩故家星錯基置爾來潛深伏隩不見人而人不見者多矣若余所及見寧德孫君駪者又豈敢以科舉

之士例視之哉君少年遊太學方衆人汲汲進取之時獨能師其同舍之先輩俞君晰從事於經學世務及既成進士官于浙往來猶造其師之廬而考業焉今老矣務學如少年時一日詣余請曰寧德自宋嘉祐始有學近歲邑再燬於寇火将及孔廟輒息異哉若或相之者宋末割長溪之半置福安縣國朝遂升長溪為福寧州而以寧德隷焉至元二十六年州之守行縣視廟學弗修畀金俾前邑令萓講堂新四齋兩廡三十年冬提學

者命駪掌教事學無廩養士之粟歲貯于私家非便首營搆之而縣大夫議大修完乃捐俸以倡諸生亦各出力以助縣主簿董其役鳩工度材成先聖殿眎昔加崇朶室回廊靡不更理繚以宮墻二百八十堵有竒從祀金鄉侯以下舊圖于殿壁兖公郕公沂公配饗西面坐而三公之父立于後於禮為未協迺遵彛式分繪于左右廡以今年五月告成欽遇皇帝御極播告于天下上承祖訓嘉惠學校士類莫不聞風以興然勉勵宣明部

使者之職也盍與本原古者建學造士之意以誨飭于邑之諸生乎爲是敢有請某竊惟朱子以道鳴于建閩之士家藏其書人誦其說而能實傳其道者葢鮮前此猶曰有科舉之累也而今無之有能一日實用其力者乎謂朱子之後不復有朱子余不信也寧德雖下邑居若是其近世若是其未遠而孫君又嘗於科舉之外有所講聞矣余何言哉余何言哉惟聖朝之敦儒崇化州縣之爲政知本與夫孫君之不失其所以教是則可書

已邑尉高顯主簿李榮令甯柄其長曰超爾齊前令方秀仁守白壁也孫駪云至元甲午八月朔記

漳州路重建學記

異時東南之學行天下漳為文公過化之地學官禮樂他郡則之按宋慶歷二年始建學于州治之東南政和間移置治左紹興九年復慶歷舊基中燬于兵至元二十有八年重建禮殿子然於草莽瓦礫中卑庳苟且過者不知其為夫子之宫也聖上龍飛首詔各道肅政廉

訪司勉勵學校雷行風動其昌敢不共僉事趙君弘道分司南還亟稱漳學興復一出郡博士郭廷焯之力廷焯以二十九年夏五月寔來時廟之東西各有隙地有司據之以聽訟以畜馬廷焯喟然曰此而不復不可以為學白于公歸侵疆乃鳩工度材首崇殿宇像四公十哲明年儀門成又明年學門洎東西廡成又明年講堂成脩高廣深翼翼嚴嚴廊𡑞垣墉内外有截几席炊爨百須具備郡人士又言屬縣廟學廢未復廷焯造漳浦

班荆以祭觀者感泣是營是度捐俸為倡而漳浦廟學亦成長泰龍岩放焉余聞而異之既而漳之士以圖及創修顛末來求余記於是弘道之言益信惟學校廢壞比比相望前修彫謝大雅寂寥持牒來為校官㮨薄歲月忽不省存郭君乃能不愧於其職拮据捋荼卒致完美可謂難矣方今遭逢聖明敦儒崇化無有遠邇漳之士子藏修游息於斯盍亦相與厲而行精而業為詞章者毋拘拘於科舉而用力乎詩書六藝之文明理義者

毋嘐嘐於訓詁而篤志乎聖賢體用之學孝弟忠信以養之禮義廉恥以維之求放心黜陋見而嚴恭祇畏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不至於古人不已是則朝家建學立師之意亦文公所望於漳之父老之裔孫也抑文公記漳學教授廳壁有云教授之為職惟自任重而不茍者知之夫人能以自任不茍之心為心則天地萬物孰非吾事況一學乎郭君葢非茍然者其自任之重必能以是充之矣郭君莆人紹興旌表孝子之孫少擢進

士第文行皆可書元貞元年四月朔記

台州路學講堂記

夫子之道與天地並繇周敬王庚申距今千七百七十四載歷物凡幾代未嘗不右斯文我先皇帝混一函夏詔天下郡國士習先聖之術者並復其身厲賢也新天子嗣位訪落重申前詔以惠博士弟子負繼志也其際遇兩朝廡問七閩奉條奬勸屬所選行義年尉薦宣化也凡職于斅者築室館士儲書聚誨思其居也臨海教

授新安許某不遠一力以書來諗台舊有學學有明道堂歲乙亥燹于兵朔月月半部使府侯至坐直舍如斗大餘皆露立瀧莽中前乎此師氏忼歲惕日忽不省存某始至即謀此邦耆宿得錢氏屋五間脩高廣深以儒人所助泉布倍直庚之移為講堂翼翼嚴嚴右祠先賢左庋器服從祭象似樽罍胡簋𥂁圖合禮齋廡庖湢昔蕪今治几席炊爨百須具備經始於癸巳陽月落成於甲午相月又闢小學於門左侗稚師必士民之選章逢

來者都授已課試署甲乙猥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非教授職也事若鮮淺願賜一言以紀顛末某竊謂官先事矣士不先志可與不也吾儒何儒斯文何文文王而下惟周公謚文憲夫子謚文宣周公之文制作之文也夫子之文雖不得位而制作豈止性天道云乎哉文不在玆之歎豈止刪詩定書明禮正樂修春秋云乎哉如有用我東周可西時輅冕舞規模四代泰伯堯曰歷敘唐虞夏商周聖學之傳治道之盛此則

吾夫子之儒之文宇宙宏闊學問浩大今儒無科舉之累而或昧辭遜羞惡之端間有志理義之實而或欠經天緯地之略平居講貫無半知解異時臨事必錯路歧故不患百年之無善治決不可一日而無真儒俗流變俱溝瞀嚾嚾解果其冠屈竒其服羣稟孔氏之門直視越下之袜若斯儒也有之無益無之無闕人材器也教授造就人材官也儻以余言朝夕誨儒書者庶幾台之人士一一成材大器遠識時乃之德領聞高風時乃之功

某年某月某日記

建昌路重建太平橋記

盱居江閩閩南北往來必道竟上郡東舊有橋橫江之壘十有三跨梁之楹七十有三中為亭東西為門至元丙子燬馬民病涉為梁以濟壬辰六月郡侯章公總管趙公帥同僚洎郡寓公大家度材鳩工癸巳十一月始事越明年七月落成柱石棟宇高廣雄麗視舊有加惟盱為江閩要處而橋又為盱要處是不可不復成之日

適際聖天子龍飛之始河海晏清霄垠軒廓郡人名之曰太平既請書於余則又來告曰是役也君之父若叔與有力焉敢以記請余不得辭夫一物廢興莫不有數由丙子至甲午幾二十年而橋始復太平之世民有餘力一橋雖微可以觀治矣其自今始舟車之輻湊商賈之都會千萬里重譯之遠夷然而安曠然而四達凡自此塗出者其可不知君上之所賜乎既以諗盱之父老於是乎書且詩之曰

維盱為郡江閩通衢郭東有橋又盱要樞前此簷楹星
斗可斠中戹於數或艇或泭而後來者思濟與徒梯梁
雖駕風雨則虞比來一載木運石驅鴈齒翬飛咒呵神
扶日東西行萬武奔趍邦人士語疇昔所無伊誰之功
公侯大夫拜稽對揚臣何力乎明明天子澤被我盱涼
颸暖曦晴江漫湖童謡老壤載歌袴襦祝橋壽者其樂
居居國語音魚臣賦此詩天保嵩呼

道一堂記

余來閩之三載實大德初元雷雨作解獄訟不留文書頗省自公退食時與仙翁釋子談方外事一日高士劉釆山介僧中順來余識劉而未識順也問奚自則曰固儒也願有謁焉鄉邑懷安北五里曰桐谿山水峻清谿上之士曰樊世顯師呂公居仁友林公少頴構堂象孔老瞿曇氏而祀之子朱子書其顔曰道一且為之記端平燬於鄰改作西山真公復書之復齋陳公績記之至元燬于兵今樊氏子孫廓而大之之書之記未有復者

敢請余笑曰是非可以言語盡也虎谿三笑今日之事非歟畫史圖之道一在是矣奚而記雖然余孔子徒也知其一而非知其二也二子盍各言而一余將因而一而究吾子朱子所謂一者可也曰太上寶者三西方戒者三曰是其粗者耳又曰無爭三昧則不爭善勝也和光同塵則不垢不淨也曰亦其粗者耳乃又曰進是則道德同焉心性同焉生死異而所以出生入死死而不亡者同焉教亦多術矣殊塗而同歸余又笑曰是於吾

儒人生而静積善積惡之義大學正心誠意洪範嚮用威用之旨似有合者二氏之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二氏之於儒者之道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子朱子之所謂一儻在是乎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孰無性也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孰非民也故以迹論之則一而三以道觀之則三而一初非比而同之而自有不能以不一者也推是以往雖萬者可一而況於三乎朱真數君子復起不易吾言矣抑又有說焉異

而同則三固不能以不一同而異則一亦不能以不三故古今三者各自名家先儒亦有以為鼎立於天地間而闕一不可者然則各有一一試索言之黄冠者曰吾抱一為天下式也方袍者曰吾萬水而一月也余方營胳未皇二子詰之不置則應之曰弗貳以二弗參以三因次第其語而遺之俾記之堂上夏五月記

福寧州學記

予為孫君駪記寧德縣學之三年而又以記福寧州學

為請按長溪唐武德昉為望縣閩王氏析為寧德宋末又析為福安皇元一統肇州福寧二邑隸焉初惟夫子廟在縣治之東慶歷癸未遷城東南陬始有學自元祐庚午更新而堂宇備自師公古鄭公樵教授而經術明自鄉儒先游紫陽之門而絃誦衣冠盛歲久屋且敝至元丁亥白侯壁改作而颶風壞之元貞乙未樊侯忠又改作而颶風又壞之丙申陳侯翼請于省臺命同知州事孫壁董其事協謀悉力樹戟門作禮殿繢從祀祠先

賢會講有堂肆業有齋畚土輦石燥濕崇卑翼翼嚴嚴規宏而工密可書已然予前記學其說殊未竟校庠序古矣明倫之外無他說也詞章勝德行微先儒有憂之歸而求之性命大雅不作假性命之說以媒利達而世道與人心俱往矣夫詞章性命之學猶不能無弊則夫管攝人心扶植世道必有攸在不然羣居終日翕翕訿訿相與商功利而較智術弊又甚焉聖朝一視遠邇制度考文嘉惠儒者隸名者不役于有司其以德行文學

進者胥此塗出新州者新學之兆也新學者新士習之機也士無科舉之累盍亦思古人所謂明人倫者為何事脩其孝弟忠信於家為孝子於鄉為善人於國為忠臣斯無負於國家設學之意若夫工詞章而不窮其理談性命而不踐其實其不為功利智術之歸者無幾矣吾為此懼

閩縣學記

閩為縣自隋始縣有學自宋慶歷始學在九仙山之麓

粥民地為之廟成於熈寧方尹叔宅修於崇寧莊尹誼至元戊寅燬焉越五年剏禮殿又五年剏西齋茍完不旋踵而敝門逕欲蕪士非無志往往畫於力不足元貞二年春教諭韓君挺特𡧍來以興復為已任謀於予乃諭縣官勸學子協力圖之鳩工度材脩廢補闕繚以重簷護以闌楯新像設繪從祀而廟始嚴會講有堂易桷與甍置二齋設小學而學始備以至門垣階序墁甃漆丹悉如式於是故老來觀讙謂前所無有諸生詣予徵

記董子曰設庠序以化於邑然則邑學古庠序也所以明人倫也人而不倫則物矣科目與月書季攷姑設利禄敺靡使從豈道德果盡信哉故明倫之説為書生常談其於化民成俗之意戾甚闒為福附庸非深山窮谷比士風之盛五百年于此矣科舉廢後生無所事聰明日以放恣詩書而刀筆衣冠而阜隷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壞愈速不能不蹈先儒之憂天朝嘉惠學校隷名者復其身德行文學必繇此選是學校重矣況邑

於民尤近哉今堂宇新士習盍與之俱新讀書窮理必思聖人所謂教者何事充而仁義禮知之性盡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職求無愧於為人由一邑之善士為一國天下之善士庶幾庠序不徒設道德可盡信且以解先儒溺深壞速之憂是惟明時崇儒重學之意而亦司教化之責者所望於斯邑之士也尚勉旃哉韓君故孝廉孔惠公之子家學有淵源故於斯文篤意如此

同文堂記

若昔聖人之興必有大制作所以通神明之德見天下之賾同人心而出治道也皇犧闡天苞神禹著地符一用此道皇元混一區宇日月所照共惟帝臣開闢以來所未有制蒙古字與正朔同被暨位諸字右其開闔布置井井有截與卦畫相表裏變動周流天造神化備前古之闕遺垂億載之矩矱還淳反朴約繁就簡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百姓日用而不知嗚乎至矣乃

建翰林院設學校道有提舉郡有博士置弟子員肄業者復之業成者官之際天溥海蹈詠鼓舞初福州路學容寄儒宮校官漫不省元貞乙未江陰宋君友諒寔來戶外屨滿請于公得舊廨省鞠場葺糞壤易朽腐不旬月庭堂門廡齋序庖湢悉完諸生列几研旦暮誦聲琅琅廉訪副使商公晦為扁其門曰蒙古字學君名其堂曰同文請予書且願有述夫書學尚矣先儒論六書七音之略以音諧聲以字母部諸字雖重百譯而文義如

出一口益脣舌喉齒牙之相須宫商角徵羽之相宣輕重高下清濁之相錯自然之同也四方之音各殊閩又甚然而佔畢之士知類通達若建瓴破竹無留難者同可知已雖然字藝也學道也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天理民彝菽粟布帛知其同而不知其所以同可乎予將以予所知者語子字字從子學字從子事先生則為弟子必恭事父母則為人子必孝事君父則為臣子必忠傳曰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天下車同矣文同矣學於

斯者其必相與薫淑扶植倫紀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是則同周官六藝書居其一賢者能者胥此焉興此聖朝教育之意也諸君幸勉之哉宋君精敏篤實有志斯文故樂為之記而又以予所知者告之大德元年陽月朔日記

金谿縣廳壁記

金谿直撫之東竟宋淳化中陞鎮為邑至元丙戌予自集賢奉詔出使道之所經目其溪山之勝邑無大川有

山橫亘數里名爲幕山治所所面也官署敝陋曰丙子燬於寇草剏未暇完美後十有二年予歸自閩明年十一月僉事曾侯以書言曰金溪蕞爾邑往年公過之官署之敝陋既更脩矣葢自元貞二年濟南吳君來貳令與邑長協謀次年正月經始七月落成富者助資而不爲費貧者效力而不爲煩治事之所壯麗顯敞於舊有加焉左典史舍右架閣吏房犴獄悉易而新又遷舊廨于後爲公館若宣聖之宫社稷之壝烈女之祠亭以送

往而迎來闗以衛内而閑外廢者具舉尉馬君實相其
事僚吏士民咸樂其成願紀諸石以公之嘗至斯也敢
以為請予謂朝廷為民設官邑於民為最近於官為最
難其近也行一善民遄被其福行一不善民遄被其禍
其難也拘於文法迫於督責而窘於公私之供給資用
故其賢者靳靳自守齪齪不敢為或受成於吏以奉文
法免督責而已其不賢者招權納賂瘠民以肥妻孥虚
民以實囊橐秩滿則去視官署若傳舍耳而暇完美之以

為方來計哉斯邑之長貳能如此可謂賢矣繼至主邑簿者蕭君又賢邑之民庶其有瘳乎昔召伯之於南國也所憩茇舍民愛之而不忘况朝夕治事之所哉凡治事於斯者其必徇令之文法而以古之循良為師避上之督責而以下之疾苦為念有所守有所為無所制於吏則民之不忘將有甚於南國之棠也諸君勉乎哉馬君名某蕭君名某吳君名某邑長名某時大德二年歲在戊戌十有二月朔具官程某記幷書

通真觀記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猶之水焉無為者其止無不為者其流也昔之人由其説以之佐天下以之全身以之致時載之當年頌之後世予郢人也郢中父老為言長森有真牧先生者持老氏之教絶江而東興瑞慶靖於九宫山孚惠先生其徒也又興壽聖靖於潯陽於今彌昌予聞而識之既而馳驅王事往往道出江淮間見所善洞淵法師雷君又興通真靖於白沙之江滸曰此吾

先師之故祠也葢孚惠昔嘗治疫有功民德而祠之且百年而燬矣本江海故地泥沙斥鹵君畚土輦石峙板榦而基之繇至元甲申迄大德丁酉積十四年而殿堂門廡室房庖庫園田倉庾罔不畢備與九宮潯陽相高盛矣守其教者顧可諉曰道無為而已哉然而始基也予過之觀其煩而守之以一勞而處之以安成也又過之觀其處守無異焉然則無為無不為之旨不在兹乎嗚呼學無小大咸欲其傳也久而益非其宗至或自畔

所受下至百工之事亦或然者余每竊謂焉今若雷君體無為而用無不為真老氏之徒歟噫傳真牧孚惠者雷君也傳雷君者誰乎後無有竊謂者焉斯傳矣君名希復號凝和冲妙崇正法師為通真第一代祖云

高峯書院記

高峯者勉齋黄先生晚年所以名齋也宋嘉定癸酉勉齋宰新淦六十年間流風未泯也咸淳癸酉先叔父西渠公寔來為政一以勉齋為法致其尊慕以示風厲於

是捐俸錢三百緡市曾氏宅一區為高峯書院壁屋壁建門廡堂設勉齋像朱子而上別有祠歲十一月合九鄉之士行鄉飲酒禮至者二百七十有五人延致徽菴程先生若庸為諸生講說一時文物之盛觀聽之新遠近相傳以為希闊殊尤之舉次年三月剏燕居堂於西以祀先聖方將請賜額儲粟以待四方之學者而不幸以憂去乃命邑士張元晉鄒奎董雲章相其成陳茂謙韓謙復相繼長之公起復佐沿江制閫又守建昌歸國

朝入覲為翰林侍讀學士雖去新淦而高峯未嘗不往
來于懷也有之臨江新淦者必囑之護視書院之𠯁也
鄧氏首助田若干畝新淦為州部使者分畀賔賢貢士
在官之田而歲入倍他日然猶輸民田之賦於官元貞
丙申楊震仲白之當路轉聞於上而始免輸大德戊戌
臨川周栖梧奉行省命來為長修廢補敝於勉齋祠側
設侍讀公祠又新内外重門增塑先師四國公像更造
祭器燕器百用以完相與左右者廖弘毅楊景囦巖志

仁張應樞楊洪張戊孫書來謁記予昔者蓋嘗親見叔父栩始之勤而慮善後者之難其人也楊君周君能若是敢不書以為來者勸雖然書院之設豈徒然哉西渠希勉齋者也勉齋希朱子者也朱子希夫子者也由勉齋之學遡朱子之學由朱子之道遡夫子之道有能一日志於斯事者乎不然居於斯游於斯為之師者官滿而去為之弟子者食已而出今猶夫人也後猶夫人也是豈勉齋之所以學於朱子而西渠公之所以望於後

人者哉大德四年八月朔日記

崇陽縣社壇記

鄂屬邑七崇陽為望乖崖公舊治有異政焉大德五年春余來觀風考其遺蹟僅有存者而社壝窊陋最甚乃擇善地示以禮經俾之改築越三月而成其邑長來言曰下官魯不知文然鄉者宰邑江山邑中修營咸刻石記今兹之役尚不可無以寧神而非公亦無以示遠意者亦欲如江山刻石不識可乎予曰可哉雖然張公之

政非一事一物之謂也張公之政之異非求奇於撫字催科之外也為邑長於斯者尚其思之壇四在美美亭前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師居後其制一本於晦菴朱子所定云達嚕噶齊瑪哈穆特尹李謙主簿髙義府尉孫玉翁日北至具官程其記并書承事郎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郭貫篆額

鄂州路新社壇記

入其都邑視其民人社稷其政可知也鄂為荆部大邦

社稷之祀宜嚴以顯而顧弗然蓋自宋淳熈十年更築
新安朱子為之記記石故在而地久入浮圖郡吏相承
綿絶望祭於是歲比不登民多流冗大德四年春總管
安侯祜以妙東來首勤於民民鄉治矣則與部使者謀
築新社予為之行視得地於城東北隅髙明夷曠面勢
具宜乃屬徒就事越明年成其數度悉本朱子所記
且葺樹其石齋廬東又請予記予惟國家之所委寄者
在是民人之所生息者在是可弗重歟守者衆矣侯獨

能知之聖人先勤民而後致力於神候又能承式之可尚也已謹書其事以為受民社者勸侯有風裁屢冠穷冠故所為類非俗吏所及云具官程某記幷書

武昌路記

大德四年某月鄂州守臣安祜言祜幸甚欽承天子明命守此民社賴國家憲章脩明之力所守幸以無事洪惟世祖皇帝肅將天威寧一方夏鄂率服為南國先地居上游荆湘廣海之所走集爰建外省而州仍舊名殆

非所以旌武功重方鎮也宜易州為府敢昧死請於是州上外省外省咨中書中書集學士禮官議咸曰鄂武昌故境先皇帝駐蹕之地也克集大勲寔本於此請如守臣言賜名曰武昌明年冬十一月中書以聞制曰可即日改鄂州為武昌路邦人大夫士趍讙族語共慶大賜乃合樂於公堂以樂之而謁於部使者程某曰願有記

謹按州本江夏郡之沙羨孫權破敵樊口因制美名曰武昌隋以為縣而即沙羨為鄂州唐之中葉鄂為節鎮

假邑名以名軍而郡通為武昌矣五方雜居四面輻湊江漢間一都會也世祖皇帝受天景命肇造區宇四征弗庭罔有不服觀兵南夏首幸于鄂黄鵠山之陽有車轍馬迹焉威靈所加至今過者悸汗不敢仰視方是時東望而天吳稽首南指而祝融先驅武功之所被葢遠矣越十有五載舉成筭授元臣枕席過師尅日獻凱于闕下光岳分而復合車書異而復同烈烈巍巍超軼今古雖至仁無敵於天下亦以伐功實始此州執其樞紐而

進退之形格勢禁大江以南若運之掌矣孟子言天時人和而不遺地利者豈不以天人機括之所在非聖哲亦莫能用之歟故能臣妾覆載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於戲之功之德可謂武而且昌矣皇帝躬仁聖纂基圖保大定功無競維烈革州為府之請慨然俞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然則孫吴肇於前李唐僑於後盖駁乎無以議為亦孰知有開必先兆見千載揚休媲美乃在此而不在彼乎使臣雖魯嘗以文墨受簡知宣昭遺烈

誼弗得辭謹再拜稽首為之記抑上之俞下之請豈相與誇美為快哉誠欲使自今以始無小無大凡從事於此土者體國家之勤勞念皇業之不易斷一樹殺一獸猶必思其所以生而不敢縱刔於受任保其赤子可安居自豫而無祗懼惻隱之心乎然則是尤不可以不記也具官程某記

重修南陽書院記

大德五年冬重修南陽書院成大成殿楚梓堂日新養

正尚志立本四齋凡新屋百八十礎從祀兩廡武侯祠鄉先賢祠尊經閣凡葺屋百八十八礎木千有竒瓦甓十四萬八千工萬二千二百而殿之役最大南陽書院者宋淳祐中忠襄孟公所建也時襄漢受兵士之流徙者聚於鄂公立學館六十間以處之括田租地利以養之聘賓師陳俎豆以教之又肖祀先正諸葛武侯以表厲之故名其異時觀游其中而知公盛心也後四十年以使事來則藩抜級夷僑祀夫子於講舍為之愀然欽

惟詔書表章斯文冠軼百代宮墻宗廟休有烈光而名具實隳若此甚不稱聖天子崇儒興學化民成俗之意也且成於李世而荒弊於隆平武侯忠襄固不言諸君獨不愧於心乎乃俾亟圖之議既協有官守者斂俸以倡鄉人邑子勸趍之故不以屬吏煩民而材良工堅細大弗苟經始於暮春之初訖役於十一月之望噫事未始不可為也人秉此心此屋豈使至此今一倡而翕然悉心展力復底于成庶足以稱表章之盛矣然思往者

扶攜顛沛之人一旦有所託賴中流一柱葢不足喻上既不鄙夷之且期以古人之事下亦相與求志達道共守所學以期無負而今之悉心展力者往往其子孫也詩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葢似之斯能續之國家長育人材之意不在兹乎嗟夫君子之於學亦猶此屋矣知恥則學無不成滅私則事無不集悉心展力者孰無子孫尚其敎告之嗚呼昔者南陽之人躬耕草廬而已是役也實賴鄉人前進士王應龍率之儒學提舉武乙昌

相之餘執事者山長史時敏書之碑陰具官程某記

又題名記

勉勵學校使臣之職也僕受命此來思服厥事而南陽近在治所陊剥荒圯最甚乃弗獲已而一新之念創始之難因循之害伐石記其說矣然是豈一手一足之力哉協恭和衷事以克集不可忘也用紀名氏歲月于右

靚淵堂記

監察御史完顏公按事海南道過武昌予始識之承顏

接辭肅而寬正而不亢知為愷悌人也時為大德四年之秋既事而返每見益親又明年奉使湖廣款語者彌月前之所見益信不誣一日謂予曰吾昆弟四人蒙恩皆綰章綬吾獨膺選任俾冠豸冠吾心常自以為非據每為之惕然懼蹙然不寧且慨然曰仕至此亦足矣尚安所求而不知止哉吾心益澹乎如止水之淵矣盍為我言之予曰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言行於天下二千年于此不知者不必問知其說者亦莫能守也嘗泛

覲僨臣敗子禍其身以及其國家者往往由此益十七八焉且人心誠若水然其不風而波或流而不返或鍾聚汙潦或孟門瞿塘態亦多變矣今君以強艾之年退然不以富貴自驕而以為戒澄不清撓不濁誠止水之淵已乎賈太傅有云澹乎若深淵之靚其幾是耶君笑曰子善為說辭吾奚以當然吾欲構一堂以靚淵題之何如予曰美哉夫淵之為德泓澄渟涵蓄而不洩深故能靚靚故能照妍媸自形毫髮無隱可鑒而不可玩可

親而不可犯望之者凜乎不可測而淵之為淵自若也豈非君之所以媲美者乎詩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君其有焉堂成請以是為記君小字拜都服勤中外多歷年所不務赫赫名不為容容計而其所就則已加於人倍蓰矣然人罕能知之海南之事近故尤著云

雪樓集卷十一

雪樓集卷十二

元 程文海 撰

記

岳州路三皇廟記

充宇宙而無垠者氣而已通則平塞則病聖人生於天地之間得其氣之至完上參贊而下曲成天地萬物無不各得其平功蓋莫先焉故下至百家有用之學亦往往託之為宗豈不曰開物成務非聖人莫能與於斯耶

三皇非獨有功於醫也而言醫者必宗祀之亦豈知聖人之於民必先憂其或有以病之而後至於憂民病恭惟聖朝功成治立乃俾郡邑建學教醫懿哉古昔聖人憂民之心乎巴丘水國也左江右湖霧雨之所蒸薄漲潦之所蕩汩土瘠吏繁民或内外交病太守王君耀卿欽承上心布宣中和之暇構禮殿以崇明祀闢講肆以懋醫徒翼翼嚴嚴華而不侈工既告備圖來徵文某惟王君在民之心之切如此則其為政豈復有病民者哉

喜而為之識雖然醫非苟道也學非觀美也三皇聖人而非土木也今方有其書藥有其物而實實虛虛誰之過歟治民亦猶是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又授以治之之具焉而曰不治獨不愧於心乎亦獨不懼於心乎予既嘉王君之能憂民又慮學醫者之賊人也於是索言之復以告來者

黄龍寺修造記

豫章鄂岳之交有山焉曰黄龍綿地五百里唐之季沙

門誨機事佛其上迹用焯著鄂别帥温遷約迎至唐年
刺史秦裴又迎至郡以護國寺處之遷約割田百三十
頃奉之裴又奏超慧號以錫之教益昌徒益集衆本其
所自目護國曰下黄龍六傳而當宋大中祥符五年賜
額延禧又十三傳而當崇寧元年郡以建萬壽禪寺南
渡改報恩光孝今郡中黄龍山也大德七年秋山之主
僧德富來言曰富所居山寺古寺也自隋已名護國度
長梨大城中莫先焉故為祝聖人之會富以元貞丙申

來首爲敗屋請命於平章政事程公公忻然主之冨又內裔外贏以益之於是經藏成旣而樓若鍾偕成宣慰楊公又樂新之以勸以率凡尊者閣經樓拜亭僧房庖庫咸以次可成其未即成者冨究心力將俱成之所以爲佛事也願有述焉其可予惟事佛所以事君臣子之心也學之斯能似之佛弟子之事也悟空而苦由苦而空至於無所斷乎世而世斷之無意自厚而世厚之而學成矣故不烏巢肩栢生肘不足以得其忍不投崖不

截割不足以得其捨其教曰衣壞色衣匄食自給不三宿桑下此特聊指其所從於道里之岐直初未喻也而已鮮能之不襲其迹故耳世之崇塔廟而奉焉者曰此恭敬心豐田廬而處之者曰此慈悲心是慕其所學者之事非學其所學者之事若夫聚而長之者則有不得已於斯焉蓋曰耳目嚴而後中乃存體膚安而後業可定此固常情之防而長之者之慮也然則是誠有不得已焉然由其學而言之則曰小乘耳欲障耳嗚呼學佛

之難如此夫而非學佛之難也學佛者之難也今富介然單人以其願力上分侯封旁啟覃祴泛掇俯仰之資斬於世者切切矣而非為已也其衣食自奉又如其敎卒能糞除黷昧毀折之餘嵽嵲熀赫盤盤閎閎佛事熾然於是乎在而以愛君之心來者亦有以發其莊敬於顧瞻之頃其視尸居鼠息者顧不大有逕庭矣乎然則學其所學者學師焉學奚難者今雖未潰于成吾知其必大成也已宮居既然其徒又可知也已乃書以遺之

雖然此非師之成也或曰是非師成而誰成曰欲知師之成師知之程公名鵬飛光山人今為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議湖廣等處行中書省事楊公名漢英播川人今為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行播州軍民宣撫使德富號窓印圓照大師凡木石幣粟工徒楹架之若干與用其財若力者之甲乙富將別識

武昌路學修造記

大德四年某奉命覲風湖右來武昌以使事有旨乃率其長吏課學校而整比之其年冬郡學禮殿與祠祀之廡櫺星之門俱一更張情文粗稱又三年講堂成觀瞻粗完於是文學掾蔡君天麟求記記者所以詔今而傳後也夫子之教有本有末其所以詔今而傳後者初不在乎耳目之間惟武昌有苗之封畛三代而荆舒漢晉隋唐之衰於以宿兵設險顯德敀物者久之然後彬彬者稍出若文簡馮公其傑然者也學雖不止此猶幸而

若此毋亦教之者固若此耶今朝廷清明聿興文治所謂學非曰扶木而編尾備物而象容以飾此土也有明人倫之訓焉是則所謂本也或者本之不知知之不務猥塗舊而為新文一而為百言言然曰吾之於學也亦盡心焉耳矣嗚呼不其罔歟蔡君則不然童冠闇闇辰入未出相與講切聖賢之言甚力曰教曰授期副其名而未已至於興作益出於不獲止而非以為功也非以為功而求記焉益欲後之掌教於斯者不當倚席而偃

然尸居耳是獨不可詔今而傳後乎若夫非無師也而弗師非無學也而弗學是固任教事者之責矣亦顧主領敦勸者何如數年之間安侯以西臺侍御史牛侯以東廣宣慰使繼領郡符皆能知為政先務故任斯責者得成其志是又凡二千石所當知者然則可弗記諸

忠武侯祠亭記

楚有材尚矣至於丞相忠武侯遂為古今冠冕南陽書院所以名所以祀者書院成六十年而𢿱部使者廣平

程某來新之内外完好祠亦補舊而加飾焉行省都事尉氏楊君處恭又即祠前築臺為屋江夏尹滑臺趙君仁協謀并力於是亟成翼然華邃其高山景行之意蓋惓惓也夫孔明不可作矣覩其崎嶇一隅所就不酬所願自太平之時之臣視之曽何足芥其襟懷而君輩神交意悟有為平原執鞭之想有志事功之士固非流俗所能並哉雖然嘗試言之使孔明生當建武中元事固未易可知使玄德顧不至三其亦終於躬耕而已蓋古

之君子未嘗無志於天下然亦不以所遇而制吾身之重輕此孔明所以不可及已既與南陽耆舊慨嘆之餘因俾刻之石使學者知所勉且無忘楊君之美趙君之勤大德七年某月某日記

重建乖崖祠記

愛其人以及其所經從所游處彌遠而親久而益不忘故覩河洛而思禹見甘棠如見召伯焉此一念之真也乖崖張公有遺愛於崇陽邑人祠之至今嗚呼可感也

已按公之終更而去也民思之生祠公于所建美美亭春秋祭祀不絶紹聖中移置淨刹院紹興復于美美隆興二年邑令陶楙以北峯亭亦公遺蹟乃徙焉而命梵安浮屠主祠事郡志云爾今郡别駕白雲翁介其父老言曰美美舊有公祠前令新亭而祠廢大德庚子邑長改建社壇于亭前因復立之伐石偰祠夫一念之不忘則窮天地亘萬世而猶存初不係辭之有無也居而惟恐其久去而猶思其復來彼亦人也何以得此於人哉

有民社者可以鑒矣仁人心也吾以此心彼獨無是心乎所謂一念之真也有民社者又可以勉矣此吾所以重有感於斯也因書以遺白雲翁使刻之

通城縣社壇記

社稷郡邑通祀也而或廢不立立或不式予乘軺行春武昌境中見其具具且式者無幾耳乃自郡始既而咸以新告通城與焉予或記或否者顧其吏民有請弗請也越二年秋郡治中以公事至其邑其邑長以治中好學

而文請碑其事治中譙以諉予予謂治中曰民人社稷王者受于天以授于下而分理者知一而不知二或幷忘而遂怠且虐之可乎夫民神之主神依人而行祀固不可廢也政亦不可慢也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謂何民為貴社稷次之之謂何任其寄者皆不可莫之知也且吾之所能言者治中亦能之盍不遂記諸治中曰公之言我之心也請以為記

停雲軒記

孰不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天下之大倫而獨謂聖人人倫之至豈不於斯五者咸盡其道而無以復加故耶晉宋崇尚清虛此道不絶如縷獨淵明皎然自潔於俗天倫大義惓惓不忘後世知言之士無不資以為名高至於停雲一詩與伐木風雨諸篇相表裏其厚於朋友之倫又如此此所以為淵明也吾屬有文子方者以停雲名軒問之則曰少長宦學四方每一陟望雲雖孤飛而親亡已久中心盡然還坐一室無與語其憂

悲則又惟朋友之念此軒之所以名者義若同而意則有異意雖異而其本則同盖因雲而思親因親以及友此心常若室中有雲之孤飛矣然則謂之停雲亦可也嗟夫木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留子嘗深感於古人之事矣今則又有感於子方之言也想其居於是軒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惟親是慕不茍呰不茍笑而惟懼不為親榮有朋自逺方來則侃侃焉切切偲偲焉而惟此之講求也然則是軒者其孝子之羮墻益友之

筌蹄乎予往築室京師因去親之久而題之曰遠齋以著予念今室邇而遠者竟遠矣停雲之感實同此心乃書其說以贈焉夫子不云乎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予方敏者也立身事君之事其肯忽諸

南湖書院記

教之之地不患其不多教之之人不患其不衆而惟道之不明不行是憂者何也厥今百里之區數十百家之聚自非獷鄙荒殘莫不有童烏之學焉雖其所修者甚

野亦可以見此事之不可一日無矣況夫設官分職各司其局非不備且專也而徒有其文可乎南湖書院者起於宋季原於藩臣屋數十楹以為居祀七賢以為望田數百畝以為食來者養而教之意甚美也歲久而瀫繼之以燬田侵業荒幾無南湖書院矣大德五年春予行春至其邑乃俾經營之越三年其山長趙某來言曰書院瀫矣非公言莫能改新今講肄齋房門廡與夫七賢祠咸以就緒念締創之不易傳守之無常凡紀令勉

後非金石莫可而無辭以刻敢請予為之言曰文武之道在人非徒入而櫺星而大成而高堂而修廡之謂學也然實既陋而文則又然是無以稱清時右文之盛意此其所以必葺也若稽古書院天下惟四而已雖郡縣亦不敢咸建校官而文士彬彬若此今書院郡縣學星分棊布國家所以責望化民成俗者在是可無勗哉夫文武之道布在方册人患不求之求之有餘溫故知新亦在乎加之意而已趙君年方壯材方茂學方進而不

休能修其文必思其實予豈獨以南湖之師望之而亦豈獨為南湖之學言之君歸而刻之予異日過而視之所見進於吾之所言則南湖為有人矣

南城縣重修學記

南城漢豫章郡之大縣也縣大則其學當亦大而獨否者以縣建郡不能兩大故也非惟不能大抑且陋焉者以學廩之不大而來者之相循故也大德青龍之歲教諭黎君過予盤辟而進若有所請問之則曰先是學宫

奥渫狼藉不可顧瞻大德五年恭可寔來職思其居而力不支郡判官段君立夫命郡校歸石粟七十五佐其志於是扶補刻礦覆墁築甃之工咸興鄉役之四年郡長華峰公督建學門功未畢而公受代至是就畢之郡博士又佐以米石十有五迺繚周垣易殿庑立三賢祠苟完矣庶幾可以遊目舉足句公一言碑之予曰修學者非扶木比庑塗塈而丹雘之之謂也而居庠序者率以此為功陽享其名陰享其實衆又從而誇之曰是善

於其職嘻可笑哉然不猶愈於坐享而坐視者果若君
言君亦難矣乎抑今之所謂修者在人目古之所謂修
者在人心俱毋以碑為也黎君曰不然僕政以學者不
聞斯言是憂願金石刻之予曰未也前之所謂大者非
吾學之所謂大也天地囿於其中而况於一棟宇之間
乎苟能知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是之謂大丈夫十室之邑豈無其人顧好學善教何如
耳君其毋謂郲小

龔氏舍田記

盱江城中有善男子名曰龔有富與妻陳氏妙静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詣大景德寺僧伽塔廟合掌恭敬而白佛言願買稻田布施常住供養十方三寶結緣福德使過去見在悉得安穩快樂作是念已有富命終妻子眷屬持田及券授比丘可仁已稽首於白雲道人請現宰官身而為說法道人為說偈言我聞天人師身空無所有莊嚴布金地念彼長者恩長者本無心以有

我佛故我佛竟何在不離長者心三千與大千何者非淨土虛空一微塵於中見三界云何得如是過眼塵亦無人我與衆生究竟不可得而我心所作一一俱見前如耆闍崛山又如河沙數業風不能蕩欲火不能燒善男子女人汝今當諦聽汝等捨難捨回向於所親若生布施心我相衆生相我佛無所得於我亦無求是名福德多過百千萬億道人說是偈已舍田受田僧俗眷屬皆大歡喜信受奉行大德八年暮春初記

主一書院記

今之書院三代之家塾也粤自曹戚肇端延及于今日進不衰豈非斯道之亨吾黨之幸哉往年豫章揭君某容武昌懐省檄詣主一書院為長過予辭行予問主一何在曰湘潭何為而有也曰自鍾氏又問而未能知也今年自主一來予盱上手一録目請予文予讀之曰鍾君如愚師顔廣漢張宣公之弟子也年十六以書問仁因留受業弱冠中進士科刻意學而不仕晚官嶺海引

年而歸除南岳書院山長監南岳廟師顏没其子割田畝五百建講舍祀宣公奉師顏配因師顏之號而請名于官曰主一書院中更燬廢田入豪家元貞甲午鍾氏捐已錢以贖之益之以已田合畝一千復立主一書院請于官官從之乃建燕居之堂講肆一齋廬二某至之初年鍾氏謀改作禮殿兩廡儀門櫺星門藏書閣兩先生祠官署公庖凡作屋若干間以燕居之堂為問仁之堂講肆為厚德之堂凡改屋幾間又增齋廬為四架溪

橋而覆之以瓦大凡為屋幾百間其材悉出鍾氏鍾氏
者師顔三世孫夢鯉也今為彬州宜章縣教予曰嗟夫
以彼其心教一邑而止邪又讀之曰書院之復也夫子
以燕居之服坐於堂而四公侑今既殿矣則從秩祀儒
以尸隸于主一者若干官所定也予曰止河汾氏不云
乎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使儒之隸于主一者若鍾氏
之於主一焉則一一不為少不然雖多亦奚以為抑又言
之家塾而從燕居禮也冕而殿焉是乎非耶雖然鍾氏

亦勤矣設其地立其官儲其財備其友俾專且裕焉贍之而廢之而有之而愚之今鍾氏非怵於威利於嬴也而若此可不謂勤且賢乎然予知鍾氏之志不止此也不止此而欲進於此焉則是有在彼而不在此者矣是雖鍾氏之志而亦鍾氏之事而教之與學之者咸不可不求以稱其事焉者不然崇居豐養誨惰誨貪誠不若相忘於寂寞之濱之愈也君往而訊之不疑吾言則以為記

松臺記

欲為山水之觀則必之乎其粹然後足以兩盡西南之陬天下之山之所出也其粹必甚富富而又必皆雄特秀偉瓌詭不凡而後能曼衍四出以行乎天下而天下之山有能得其祖宗之一體亦足以自名而世已取雄特秀偉瓌詭不凡之美盡歸之亦孰知猶有未觀者乎劉君時中瀘人也而居於播播固西南之近藩亦山之粹也其居曰松臺吾不知有松幾章臺高幾仞然意其

如化人之中天又如上方之鬱羅蕭臺也葢劉君慷慨邁往有國士之風其非雄特秀偉瓌詭不凡之地則必弗居吾固因其人而知其地也劉君曰吾臺未記盍記諸夫地之勝以人不以文至其久也亦或以文不以地譬之於臺苟非託君吾固不知而君非與太原公俱吾亦不知也太原公雋厚而文又有君貳其府曰地曰人俱可以久顧屑屑於金石之辭者豈不以吾之説山有可録者乎劉君曰然然則吾益因其人而知其地矣可

無述哉

正中堂記

大德八年之夏時暑旱熾余方坐白雪歌南風命此君為歲寒之曲顧有一士在門視之吾幼清之子士一也相勞苦已問幼清何如及其家務纖瑣未竟士一進一卷書曰文自先世家崇仁之西南民稠俗淳安居數百年矣並先廬之陰而行不一里有谷焉廣可十畝山冠水帶窈衛環趨前曰清後曰白流之合而近者也南華

葢北臨川西北芙蓉峙之遠而最者也蒼翠不可悉數
明靄不可得摹虛中而按衍意若有俟乎人者於是
吾父卜大母之兆而屋其傍越三年兆徙而屋留屋之
東偏山形如字之个因曰个山負山構堂於焉讀書過
庭請名扁以正中跪求其義則訓之曰陽始於北長於
東極於南陰始於南長於西而極於北元亨利貞天之
道仁義中正人之德正者體之定貞者陰之靜屬夫北
者也中者用之應亨者陽之動屬夫南者也是堂之北

在天則一辰常居而不易在地則一山屹鎮而不揺吾之静而正者似之是堂之南在天則衆星隱見而互更在地則衆水流注而不息吾之動而中者似之文敬受訓不敢忘唯質下學新不足以探索賾隱敢請一言於父師以覺其所未覺俾朝夕顧諟焉予既閔因念幼清方容淮海不得共此朝夕今聞其義方之言亦足以慰然中正之義大矣經卦六十有四三百八十四爻以正中言者無幾今專之於一堂名信美矣又仰之天文俯

之地理參以巳之動靜義既備矣抑東家之東即西家之西庸詎知卜居是谷之外者辨方正位獨不與是堂等乎然則吾有此南人亦此南吾有此北人亦此北其不同者一動靜之間耳況吾方以為似彼而彼或者初未始似吾是固宜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若孝子之於其親不敢斯須去心而斷以似之也不然堂曰正中耳士一氣道才穎肯構之子裕蠱之良名方獵獵以起書不云乎往省括于度則釋是亦一正中之說也士一試思

之歸而以告幼清

青田書院記

道不繫於地也然由迹以知其事沿事以見其人使後之學者有所觀慕感發則地亦若與焉者此青田書院之所為作也謹按陸氏居青田至象山文安公時已十世不畀爨先代復其賦表其閭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師表當世而青田陸氏聞天下中更寇燬星分瓦解陸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廣平程某以侍御

史將旨江南過金溪顧瞻遺址閔然興懷鄉之耆舊咸請復復其家且建三陸先生祠遂以語郡郡下之縣縣無其人文書徜具大德五年公諸孫如山慨然謀諸賢士大夫且懷牒郡庭以為請衆咸義之為助其費適縣令尹張居愋政最方茂有志斯文欣然自以為功乃即義居故址剏屋數十間春秋有祠講肄有堂廡門室房略備扁曰青田書院而請某為記某嘗冀其成而今始克成可喜也抑可歎也傳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使家

皆陸氏人皆文安弟昆治民者豈復勞其心哉亦既不然而於風厲示效之方又藐然曾不訾省是不亦可歎已乎美哉張令君能知所先務也懿哉賢士大夫能助其子孫繼志也大哉公之道德久而彌章也公與徽國朱文公生同時仕同朝學同志其不同者立言有豐儉之間是以今之知學之士知文公者甚衆而知公者甚鮮知不知非道之所計然以義居數千指若此不幸遇患又若此行道之人猶念之況大賢之里居政敎之所

急而可藐焉略不呰訾省若此乎無他不知之過也某雖未足以知公抑嘗知學公嘗有云就使吾不識字要當爲天地間堂堂正正大丈夫今家之子孫與其里之秀民勞於作樂於成庶幾藏脩游息於永久其亦奚所見乎是必有所慕矣然慕其人不若師其心居其居不若履其道不然名存實廢室邇人遐適足以來無窮之慨歎而已然則父兄師友可弗念與是役也以七年二月建十月成明年三月記

太一觀記

太一尚矣靈均歌之茂陵祠之曰此天之貴神也迹效不可得詳而後之尊信有加焉是誠可貴矣乎不然何其微而著仆而起莫能尼之也太一黄老言也學黄老有類貴之往往託為名高新城梅峯之祠浮丘師弟子之祠也而曰太一昔者炳靈中以火廢道士饒元初復起之覺菴道人朱明遠請記之人之言曰物之成毀有時又曰有數時也數也皆有所制而非人所能為者也

非人所能為而物之毁者又必人也然後乃能起而成之然則為人者不亦又可貴已乎是以列於三才靈於萬物而裁成輔相之功天地猶將賴之聖人惟慮人之不能踐其形而失其類也是故指之仁義之塗教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懿以綱紀幽明垂裕無極此聖人之道不可一日熄焉者今其起此廢也凡一土一木能悉取具於身之膚革筋髮初不斬於人乎則人之類誠可有無矣然吾聞明遠之言曰𩔖已無屋王冲和者募

財與材而為之屋觀本無田元初以所得於其父母與明遠之田而為之田然則非能不假人矣人之類亦誠足賴而誠可貴矣民神之主也不其然哉不其然哉而人必自棄其類者何元初之為黄冠師也明遠與其室實資之其與太一觀也又經紀而佽助之嗟夫人之於神若此吾不知神之於人何如也幽者不可知其可知者終又當何如也明遠名通安陸人室陳

本善堂記

昔者聖人之制宮室王公卿士大夫以至於庶人皆有正寢以安其身今之堂古之寢也寢而曰正非獨辨方正位葢惟正可以久安耳予友喬達之居京師榜其堂曰本善善夫其命名之義也已聖人之訓脩齊治平爰有次第然皆本於此身身必本於此心心又本於此理知其本則知所止故曰在止於至善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然則達之之學粹矣予與達之别多而聚少驅馳四方家如傳舍欲如達之安其居一日不可

得而達之數十年馬迹不出國門予嘗心羨而不知其何以能然今然後知其居之得所止也或曰人有一善必本於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達之之意庸非取於是乎予曰是同一本也藴玉者必潤滋蘭者必馨吾未始見茨之生於梓也且將仰事俯育於斯繼繼承承含善奚本懿哉乎其名也達之聞而請予文以記夫言者行之枝葉也君方務本文非所先雖然予固友也暇日升堂是為談本

歷山書院記

歷山書院歷山公所建也山在古東郡鄄城相傳舜嘗畊之民因祀之尚矣公大父國初來居其下有斬將搴旗之功沒於王事慶鍾其子是為提刑公提刑公少長戎行克肖先正嘗以郎中佐征南軍衆議屠長沙公獨爭之強曰殺降不義且皆吾民也由是活且百萬人終浙西提刑按察使歷山公以名臣子奉宿衞受世祖皇帝眷知起家持憲節歷七道入尹神皋參宥府勤於勸學

所至必先之莅官之餘且淑於其鄉而歷山書院以成聚書割田繼以廩粟以曹人范秀為之師其子弟與鄉鄰凡願學者皆集又慮食不足率昆弟歲捐粟麥佐之提刑公之封樹在焉則為書與昆弟約謹烝嘗護松檟相與為忠信孝弟之歸又與子姪約凡勝衣者悉就學暇日習射御備顏行曰毋荒毋逸毋為不善以忝所生也又曰再舍而謁醫若疾何復藏方書聘定襄周文勝為醫師以待願學者與鄉之求匕劑者於是郡邑上其事

有司乃定名曰歷山書院就俾范秀為學官而督教事焉廣平程某聞而歎曰斯古人之事也有三難焉非其時而為其事難也崛然特為於衆所不顧又難也矧資非有餘而黽勉為之噫難哉其慮之周者愛之厚也愛之厚者以君之所仁親之所親也推親親仁民之心以及是忠孝之道備焉且彼知舜之當祀必知舜之當法故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善獨非舜之徒歟顧善教善繼何如范秀聞而請曰是固我公建學之志也請以告而

刻之某曰諾哉若夫棟宇簡編畎畝之大凡則碑陰在

公大父諱固都斯姓巴約特氏為百夫長其先以北方

君長歸國世有戰功提刑公諱華善治法征謀聞望

甚偉歷山公名齊諾今為嘉議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篤

於學問博通古今有經濟之具其家方大云

安仁縣新公署記

大德十一年扈從上都暇日與安仁倪君仲寳語因及

吏治予以為東皂隸簡追胥布德化於獄訟寓撫字於

徽科有一于此亦足賢已仲寶曰敝邑大夫庶幾焉近民而不瀆勤事而不僿始至以官署偪而弗飭與僚史率巨室共圖之材以善賈工以優直徙闢新址為聽事為吏舍為鼓樓閱幾月而成崇麗邃閎不與前等此雖於治無與然民之過之者心目相檢弗敢玩也濟之以善政善教其庶幾乎予曰然嗟夫望其車服而心革念其所嘗茈而相戒勿犯美矣俗習之良而彼亦何以得此於民哉司牧者不得不思乃揆其終則亦父老之事

也仲寶曰唯父老政願記署之成請因以告而刻之邑大夫常山趙某主簿東陽葉某

萬里窻記

臨川鄒衆仁舉名其居室曰萬里窻既請涿郡盧處道書其顔又請予記鄒蓋名族衆之祖嘗為達官諸父皆聞人身為名家子材又美茂有志當世誠欲汎濛氾而上崑崙以馳騁其長故特寄所寄於朝夕之地云然也夫體不盈剱而大無不包處於深幽而遠無不至物而

不物非神而神者獨非吾心乎故不出戶而知不窺牖而見無向與背無出與處而八荒恒在我闥也奚獨萬里此窻為自其昏蝕相禪町畦分而崖谷異弗乎而詰屈宜眛蕩乎而汩沒湛浮繼之風烈火駛方寸悉燃則雖一舉足猶躓斯時也窻於萬里何有且子方有四方之役遽廬之蹔然逆旅之苟然窻與偕乎抑委之也予故曰特寄所寄焉耳然則又焉用記雖然嘗試為言之養心莫善於靜以子之懿謹自將好學不倦潛心以日

進此道靈者聚而明者發旁溥於四方上下之宇入出於往古來今之宙深造絶詣莫之能先是則吾將無以賛子窻之功矣豈直萬里哉其請記也實自楚來燕之歲是為至大元年

禪智院記

黄州歐陽山禪智寺比丘道清以宋庚申渡江至吳城闢地作室肖其師度其書書門曰禪智不忘本也不二年而没二弟子曰永昌永材當材主事時里人金文福

夫婦輟衣食助締構為度弟子一人曰正璨越五年為至元二十三年正璨繼材因自悉益治其室使粗列於招提蘭若之間而文福夫婦又悉其田畝百有奇施之於是佛有殿經有藏僧有堂而常住始有田其人可飽食安居矣今年冬璨寓其事來京師請余記佛事熾矣余尚何贊惟彼匹夫匹婦之治其生也甚勞忘飢渴犯寒暑商較於微茫追逐於汗漫積銖累寸然後免於飢寒之阨復思庇蓄以遺子孫也相顧益老一旦親舉而

輸之他人雖福利之説錮其中抑豈治生之初志哉若文福夫婦者益可念矣則夫食飽而居安者是宜思之不忘而欲託於不朽也乃為之記婦曰駱無子云至大元年月日記

鹿泉先生賈公祠堂記

鄂江介要區我世祖皇帝疆理南夏嘗觀兵焉已而廟遣元臣鄂為王土乃妙柬忠良文雅鎮撫之地利人和不二年而江表大定禹跡所至其吏民父老感念父母

再造之恩不能忘也鄂於是有大元興寺又以為未足昭伐功鄂於是為武昌路而忠良文雅者鹿泉賈公亦既尸祝于校官至大元年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嗣大歷服凡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者罔不褒顯爰贈公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定國公謚文正配李氏定國夫人鄂之士民共戴聖天子崇報之仁而公之功庸如新乃請於有司願新公祠而記諸石廣平程某適以使來因以文請程某曰公

之盛德偉材天下誦之匪獨鄂也至其淵源終始閟在
史官世容有未知者盍遂記諸咸曰幸甚公之大父河
東襄獻公守謙父蔡州觀察判官頎母曰孫夫人公四
歲能誦孝經當定宗時爲省從事或夜餉黃金一鋌拒
卻之上聞嘉歎月班銀如金數世祖皇帝踐祚召寘宰
司寄以腹心喉舌扈從北征馬上時時進說通鑑或言
民富且畔公進曰盜由飢寒不聞以富或曰山東非富
耶公曰璮權太重耳且今獨見市民之奢郊野固有殍者

上深然之金亡貴家或為隷公悉奏免上集百司命公
歷數其奉至巳奉上訝欲增之大臣謂禄秩不可紊進
公執政公曰宰屬猶非才固辭上命太傅貞憲王巴延
南征而以公行宣撫商議中書省事多資其畫策功公
獨辭賞不受王師東下留公于鄂蒐兵峙粟弛賦蠲征
養士興學飢者食疾者藥赴愬者予平禮接耆艾詳諏
利害而興除之鄰境鄉慕歸者載塗百城從風而靡然
此緒餘耳公之居宰司也以國器契上心佐興運與太

保劉公諸賢酌古今之宜立一代之制建學求賢緩刑薄斂循名責實為官擇人中外各稱其職中統至元之初號為極盛典章法度萬世可遵嗚呼遠矣葢公嗜書如飴未嘗一日廢猷為一出於經以仁愛為本三年鄂二年洪善政不可毛舉其最較著人不能忘者亦弗可弗述也蘄黃亂公命將往將曰鄂必畔請先鄂同列聳公曰吾留三年矣此必無他請以百口保之鄂遂免寇平議東兵捕竄者公曰彼民何辜飛檄武寧皷之豫章

飢公適至欲賑衆不可曰必咨中書公曰然則民魚矣責償於我乎取計口賑活數萬拊循勞來殷勤纖悉一如居鄂時民嘗受故國署有司急之詾公下令俾自焚其署獲都昌僭號者辭延平民公曰囚覬少挺耳立誅之秉心往往類是順性理而志躬行事親孝居處恭辭章高潔稱其人詔使至鄂士民章上公功公取章歸曰我何功雲中嫗三子一從軍一戕兄議原以養公奏曰殺兄大惡也恤母宜免子從軍談者於今為美傳不云

乎凡斷五刑必即天倫習司空城旦者尚知之公子五人亹亹皆負時材伯牧濟寧仲叅廟論高山仰止蔚然如公之猶存天道無親恒與善人兹非然哉兹非然哉

公世居鹿泉名居貞字仲明年六十薨於豫章墓於真定獲鹿北牛山召南之事尚矣述之者曰教明於南國化行乎江漢言之者咏嘆淫泆而不能已愛之者至不忍犯其所菆焉及求其設施言行之略邈乎不可得聞返而徵諸世家不出六藝之文益求之愈不可得思之

愈不能忘徒三復其詩想像慨慕而已故予於公之事竊有感焉而備載之使後之來者有以得其詳師其心履其蹟忠君而仁民千載而下觀者猶有所興起也豈徒想像慨慕云乎哉此記之旨尚不厭其煩云

乾隆御覽之寶

雪樓集卷十二